

# 具长拾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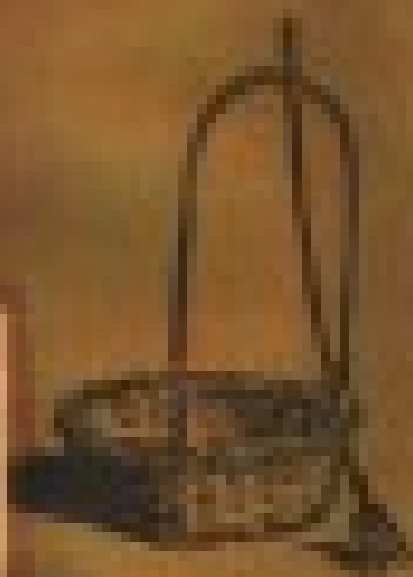
王 根 柱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1044

真格真



县 長 櫛 美

王 根 柱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北 京

## 內 容 說 明

这里收集了作者近年来所写的九个短篇。作者是一个农民。作品的取材大多是跃进中的农村的新人新事。从这些作品里，我們可以看到：一个县长怎样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工作；一个普通的老奶奶怎样成了“土专家”；而那些青年們、紅領巾們，又是怎样克服了种种困难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而艰苦奋斗着……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7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\*

書号1327 字數57,000 开本787×1092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印張3<sup>5</sup>/<sub>16</sub> 插頁3

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31—15,000册

定价(3) 0.27元

## 目 次

縣長拾糞.....	1
蜜蜂的故事.....	10
二奶奶成了土專家.....	20
拖拉機開來的時候.....	28
“火車頭”坐拖車.....	40
比武會上.....	47
技術員李清連.....	66
荒沙灘上的金銀莊.....	82
“紅領巾第一號”.....	93

## 縣長拾糞

田野里已經收割得淨光光的啦，微風吹來已是透骨的涼，蔥綠的樹葉也不知何時染上了一層枯黃色。這時候田野里卻還是熱熱鬧鬧的，到處是牲口叫喚聲、趕牲口的吆喝聲和清脆的鞭聲。社裏要趁大凍沒來趕緊把秋茬地翻耕一遍。

這一天下午，從通往城裏的大路上，匆忙地走來一個人，他穿着銀灰色的夾褲和褪了色的藍棉襖，黑紅的臉上布滿了皺紋，大大的眼睛發着慈祥的光輝。他的雙手結着好多塊干硬的茧子，滿是裂紋，一看便知他是從泥一把土一把里磨練出來的。他挎着個小行李卷，大步走着，不時望着四外耕地的人。他微微皺着眉頭，瞪着眼，半張着嘴，好像隨時都準備跟人打招呼似的。忽地他腳下一滑打了個前栽，差點沒有摔倒，行李卷也從肩上滑了下來。他猛一楞怔，回頭看看，原來踏在一攤稀牛糞上啦。稀黃的牛糞濺滿了鞋子。他沒注意自己的鞋，卻盯着牛糞打量，眉頭皺得緊緊的，心里不知在琢磨什麼。他又往遠處看看，稀稀拉拉有些駱糞蛋兒和干碎的糞末，不由得搖頭嘆了口氣，嘟囔着：“看看拋散多少糧食！”他沒有擦去

鞋上的糞，只蹉蹉脚又大步走开了。

太陽快落山啦。朱家集農業社的办公室里，正門放着一張紅漆大方桌，圍了四个人正下象棋。东面的一个，戴一頂呢帽子，身上是閃閃發光的藍斜紋布棉衣，脖子上露出一圈鮮艳的內衣領子，褲腿下边也露出一圈紅色的羊毛褲，令人一看，也覺別有風格。其他三人都是披着黑細布棉大衣，只是帽子不同：北边的高个子戴一頂普通的藍帽；西边的戴呢帽；南边的戴的是褪色的灰帽子。总之，一看就会感到他們的穿戴与气概不同，都不象是整天下地的农民模样。四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將分胜敗的棋局，忽然一个挎行李卷的人闖了进来，四个人向他淡淡瞅了一眼，也沒有顧得招呼。显然，来人也看出了他們正处在緊張战斗中，就把一張紙条遞給了东边的一个。穿藍衣服的好象有点不耐煩，毫不經心地看了一下紙条，皮笑肉不笑地点了下头：“哦，你是县里来的馬同志……嗯，正巧，今晚上我們开碰头会，参加一下吧！”

老馬同志把行李卷放在一只看来很結实的箱子上，坐了下來，又点起了旱烟。老实說，老馬的衣服跟他們一比遜色多了。

沒有用着介紹，从人們言談之間的互相称呼，老馬知道原来在桌子北边的高个子是社長，戴灰色帽子的那个是社里的党支書，戴呢子帽的是監察主任，另一个是从銀行里調来帮助工作的牛股長。

吃过晚飯，社里干部陸續到齊，會議開始了。

大家熱烈爭論着各生產隊里存在的問題。老馬先是用心听着，後來就發表自己的意見，由於態度是那樣的穩重，說話又是那樣的有趣，大家很快對他象老朋友似的熟識了。直爭論到大半夜，老馬看大家還沒有說到他心裡想的那個問題，就說：“我提個意見，咱這裡拋撒了很多糧食，你們知道不？”大家一聽都吃了一驚，特別是監察主任，惶恐的眼瞪着老馬說：“怎麼，拋撒糧食？麥秸、谷草我們都打了兩遍，你說拋撒的糧食在哪裡？”老馬嘿嘿笑了：“不信，看沾了我一脚。”說着就端燈去照，手還沒拿着燈，社長的手電筒早對準了他的鞋子。老馬忙抬起腳，叫他們看。社長貼近看了看，猛地直起了腰：“噢，是牛糞，怪臭氣的！”說着笑了起來。大家也都笑了起來，老馬也笑了。他說：“你能說糞和糧食無關？路上撒得到處都是，這還不等於拋撒糧食！”很快，大家就討論起這個問題來了。社里的李技術員眉頭皺了皺，忽地站了起來，兩手比划着，驚慌地說：“噢！這問題可嚴重啦。哼，不是老馬提，咱都沒注意這事。你們看，村里沒有背糞筐的啦！今年是丰收啦，可是這丰收是咱用糞筐背來的呀。說實話，去年剛轉社那時候積肥勁頭多大；現在呢，真正是忽略了積肥工作。要不注意呀，說不定來年要減產哩！”他用詢問的眼光瞧了瞧大家，才慢慢坐下了。接着牛股長冷笑一下說：“嘿！對積肥工作也不能說不重視，沒有一次會議不提這



事，可是大家硬不办，你咋着！积肥搞得不好是事实，咱没放松也是事实。”他得意地笑了笑，好象說：“我說得不錯吧！”

沉默了一會兒，社長猛地挺起了腰，好象發現了什麼似的：“哼！別說群眾啦，咱干部还不是這樣子！就說我吧，轉社前，見誰穿個洋布就不順眼啦，可這時，府綢的府綢，卡其的卡其，從頭頂到腳跟都是滑溜皮；把糞筐一挎，弄上點糞啦土啦的怪煩人的。嘿嘿，我轉社時買個糞筐，到現在還在秫秸棚上擱着哩！”他哈哈笑了一陣，覺得怪不好意思的。“群眾還不跟咱一樣！”有幾個人也跟着笑了。從他們的笑容上好象說：“就是這樣，一點不假，一點不假！”支書掃了大家一眼說話了：“我看還是咱抓得松，你想想，從前村里啥風氣，別說男的啦，連婦女出門要不背個糞筐，也會有人在后邊指着說：‘呸，二流子，不好好生產。’現在正來個反個啦，誰要是常背個糞筐，可遭人下眼看啦。不信，俺村有個二老歪，就是年下走亲戚也總要背個糞筐的，因為這，從前還常受表揚哩。現在不行啦，很多人當面對他說：‘二老歪，你不把糞筐背到共產主義可別下肩啊！’說罷就是一陣哄笑。二老歪沒在乎這些，他還是照舊背着，可是他兒子受不住啦，一生氣就把爹的糞筐藏了起來。二老歪又借了個，又給藏了起來。後來父子為這吵了一架，二老歪才不拾糞了。哼！老馬提的這問題可重要啦，咱大家想想法子解決吧！”大家扯了好大一陣

子，也沒談出个結果來，都覺着這事不好辦，因為已經成為風氣啦。最後還是老馬提議要幹部帶頭拾糞，牛股長一聽就把頭扭到了一邊來，大家興趣也不大，老馬因初來，沒敢勉強。

會散了，大家都走了。老馬約最後走的支書和技術員明天早晨去拾糞，他二人也答應了。牛股長听了這事，好象一股臭氣撲入他的鼻孔似的，忙走到一邊避開了。

屋裡只剩牛股長和老馬兩人了。老馬吸着旱烟，皺着眉頭考慮事；牛股長也叨着烟卷想心事。沉默了好大會，牛股長忽然走到老馬面前，鄭重其事地說：“馬同志，從今天的會上看出來，你是還想用老一套的工作方法。我認為跟群眾打成一片，也得有個標準。一句話，當幹部得有幹部的气派，不然，就會失掉威信。現在不象土改那時候啦，群眾富裕啦，思想也變啦，背糞筐在誰眼裡都是一種下等活，骯髒活，群眾還不肯做，咱一個工作幹部能做嗎？嘻嘻，要真這樣，就別想在這里工作啦！群眾一定會象對待二老歪那樣對待你的，還提什麼工作！我看，寧肯叫群眾受點損失，也不能帶頭去拾糞。你說對嗎？”說完，很嚴肅似的盯住老馬。老馬照樣吸他的烟，好象沒領會他的話，微微一笑說：“是啊！群眾還沒想到，咱就應當帶頭去干，幹部的作用就在這里嘛！給大家辦好事，大家就會尊敬的。”牛股長很不耐煩，猛地把身子一扭：“哎！馬同志你剛來，算沒了解透這里的情况，剛才你沒听他們說，這是風

气变了，你还能扭转过来？不信，我敢跟你打赌，你只要背个粪筐在村里一溜，不光社干部笑话你，不听你的话；群众一定会象看把戏似的围住你，笑话你，往后你想在村里工作可就难了。”他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老马同志，我这是跟你说的知心话，你要仔细考虑考虑。”老马听着也没有回答，一直擦洋火，把烟锅弄得吱吱叫。后来不在意地哼了句：“明天试试看吧！”听他的话音，态度还是那样的坚决。牛股长笑了一笑，看了看老马，一生气坐在自己床上去了。

停了一会，老马站起来，把烟袋从嘴里拔了出来，对着牛股长；看来他是有些话想给牛股长讲讲，忽然又觉得不好讲出，只微微一笑，一转身去整理他的床铺去了。

二人都睡下了，灯也熄了。牛股长忽然在黑地里问道：“听说才提拔一位姓马的县长，真的吧？”“嗯，是的，从区里提拔的。”二人都沉默了。

但是二人都没睡着。牛股长翻来复去考虑着老马这个怪人，农村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，他还是土里土气的，真是典型的保守！他要真玩出他说的那一套，连我的脸上也抹上土啦。

老马一合上眼就看见遍地撒满了粮食，他奇怪大家怎样能看着这些宝贝不问，心痛得什么似的。啊，得好好教育干部，得马上领着大家干起来。想到这里，他恨不得马上天亮。又想到牛股长的话，怪生气的，心里说：“哼！

給群众办好事，就会有威信。宁叫群众受損失，也不去管，这还算什么干部！……”

太陽射进屋里来了，牛股長剛睜开眼一看，大吃一惊；原来老馬的床上沒有人啦；他到底去做那骯髒的事去啦。他起了身，臉也沒顧上洗，就納起悶来：“老馬这样做法，出了問題，今后自己的工作可該怎样做呢？”

忽地闖进一个人来，打断了牛股長的思索。来人进门就問道：“唉，同志，馬縣長約好住在这里，在家沒有？”

“縣長”二字象釘子一样打进了牛股長的腦袋，他猛吃一惊：“啊，馬縣長！昨天来的那个就是縣長嗎？”

来人看見了那熟悉的行李卷說：“是的，才从七区調来不久。”

一听這句話，牛股長心里通通直跳，忙对来人說：“同志，你先停停，我找他去。”說着就冲了出去。这时他心里不知是害怕，还是担心，反正心直跳，腦子昏昏的，認不清东西南北。他想着，要是縣長真的背着糞筐出去了，那群众一定会象嘲弄二老歪一样嘲弄他，說不定还要厉害些呢！老实說，縣長受了嘲弄，对他不会有好处的；再說这对工作又多不利。他怨恨介紹信上为什么不写明是馬縣長，要是早知是縣長，任憑怎样說，也不能讓他出去。这时前边屋角处有几个老乡在拉呱，他离老远就問：“哎！見位穿銀灰色衣服的干部来这里嗎？那是咱的馬縣長。”大家看他那惊慌的神情，微微一笑。牛股長忽然觉得象誰打

了他一下似的，猛地一怔。哎，我咋把縣長說出口了呢！象縣長这样的大干部去拾糞，群众一定会嘲笑得更厉害的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只好自認晦气了。牛股長来到人群跟前，当中有一个說：“縣長一早就跟支書出去拾糞啦。”說着，大家都嘿嘿笑了，这笑声也許別人听來沒啥，但牛股長从笑声里断定，局势是危險万分了。他更快地向村外跑去。

消息傳得真快，一会儿全村都知道了。沒事的人和小孩子都赶来看这千古未有的奇聞——縣長拾糞，村前集合了一大群人。

縣長真的背着糞筐从村前大路上來了。牛股長帶着万分愁苦的臉迎了上去：“來，我背着吧！”但縣長沒讓給他，笑容可掬的面容上，充滿了欢喜。牛股長本想見面就抱怨他一頓，一看縣長的臉，沒能說出口來。縣長直朝人群走來。牛股長勸他改改道，但縣長沒有理會這些，跟支書边走边拉呱，一直走着。牛股長渾身每條肉絲都在顫抖着，跟在后邊，等待着這場即將到來的風波。

离老远，就有一个老先生說：“啊！縣長，辛苦了，能勞你拾糞呀！”同时有一个小伙子冲了出來要接縣長的糞筐。这时牛股長跟在后面感到群众的每一句話、每一个表情都象是帶着嘲弄，他越發緊張了。縣長却还是那样不慌不忙，笑着看着大家，把糞筐遞給了那个小伙子。他看大家对这事很感兴趣，就停住了，对大家說：“哎，你看，

只兩袋烟的工夫，俺倆都拾滿一筐啦。嘿嘿，聽說咱這里誰背糞筐就笑話誰，再也沒誰背啦，這習氣可不好。不錯，咱現在吃上了，穿上了，但是咱還要建設社會主義，過更好的生活。糞就是糧食，咱不拾糞啦，碰到年成有個荒歉，地里不收糧，還擋不了咱挨餓。希望大家今後都背起糞筐來吧！不論幹部和群眾，誰不願背糞筐，那就算有點……”他笑了笑，停了停，說：“咱不給戴帽子，我想道理說清了就好了。”這時牛股長一心只怕惹出事來，縣長講的話一個字也沒聽到，他全神注意着眾人的動靜。當縣長說到“不戴帽子”時，眾人都笑了。牛股長以為眾人要嘲弄縣長了，忙打斷了他的話：“馬縣長，縣里來人有緊急公事，請快走吧！”說着，拉着縣長就走了。

眾人和孩子們可談論開了。上了年紀的人說：“縣長說的都是實話，都是幫咱的話。”“咱可把這個壞習慣改掉吧！”大家都用十分敬佩的眼光送着縣長，直到縣長轉過了一道牆看不見了，才回過頭來。

從那天起，大家都背起糞筐來啦。要是誰又着手從街上走過，大人們見了總是這樣議論道：“嘿嘿，縣長都拾糞，他不背糞筐，真中真中！”孩子們見了總是這樣道：“讓馬縣長來給他戴頂帽子！”一邊小聲笑着，一邊學着縣長的腔調。

今年又是大豐收了，人們看着一堆堆的糧食，總是說：“嘻，這里邊還有咱馬縣長的功勞哩！”

## 蜜蜂的故事

深秋了，微微地刮着凉風，雪白的蕎麥花正團團開放，到處充滿了嗡嗡的蜂聲。空氣里混着濃厚的蕎麥花香，還微微的夾雜着一点点蜂蜜的甜味。說實話，剛進入這種環境的人，真要被陶醉呢！

在蜂場旁邊的蕎麥花地里，我們跟養蜂專家王小五拉开了。還得說明，“養蜂專家”這個名字，是大家給他起的，他可是不承認哩！

王小五瞪着圓溜溜的大眼，不時地打量着東來西往的蜜蜂，無限歡喜地說開了：“說到養蜂，不光俺村沒干過這事，俺周圍三二十里也沒聽說過有養的。你不知道，俺這裡可有不少關於養蜂的神怪傳說哩。你想，蜜蜂像蒼蠅那樣成天嗡嗡地飛着，又好螫人，要象養雞養鴨似的弄個窩把它養起來，沒點邪本領，真是不敢想。俺村外號‘萬事通’的柏山大爺就常說：‘蜂可是個邪蟲子，養蜂前，蜂仙要托夢給個法兒，蜂才會越養越旺，要不，即使你弄來了蜂，也是白費事，不是死掉就是飛跑。’玉賓爺也常說蜂是個神蟲子，哪村能養住了幾十窩蜂，不光養蜂人得利，還會給村里人帶來好處。

“事情的开头是在去年冬天，志强哥在县里技术班学了一月多回来啦。他津津有味地说他学了种新本领，就是养蜜蜂。接着他就把养蜂的法儿，蜂的脾气和养蜂的收入说起来了。哎！养蜂的收入可实在惊人。你知道咱这里遍地是果树、油菜、燕麦，反正一年三季人们都是生活在花香里。志强哥说，嘿，成天价喊增产啦、节约啦，但花朵上的宝贝咋看着不去取呢！他说光花蜜的损失，每年至少值几万斤麦子。从前我也觉得养蜂是不可能的事，经他这一说，也热起来啦，当时就说：‘志强哥，咱也快养吧！你负责技术工作，我当你的助手。’他笑了笑，表示欢迎。

“回到村里，他行李没顾得往家放，就找社长去了。

“志强哥把养蜂的事给社长说了一遍，社长可真像饿虎扑住了头肥羊，吃着饭就订起计划来啦。说，得快把这事搞起来。

“就在志强哥回来的晚上，社长领着开起社委会来啦。社长把要养蜂的事说了一遍，怪话可立时出来啦。你听吧：

“‘蜂仙把梦托给谁啦？要不，能敢提这事。’

“‘咱社兴许是有钱没处扔啦！嘿，二十箱蜂，一千多元，不是小玩呀！’

“‘哼！拿钱买蜂，还不是羊肉包子打狗！’

“这时，志强哥对这些人说，养蜂不光能收很多蜜，还能使果木油菜增产，要干这事，才是个傻瓜呢。这一说气得柏山大爷满额青筋乱跳，说：‘你吹的是哪里话；我活



这多半辈子，也见过几个养蜂的，起初怪热火，到后来，蜂不是死了，就是飞跑啦。你说养蜂，你有多大本领？’他把大拇指一伸举到志强哥脸上说：‘你要能弄成了，我一头撞到南墙上撞死。’

“说得大家大笑起来。我和志强哥气得眼里直冒火。和事佬玉宾爷一看这局势，忙说：‘不养就不养吧，按大家意见办吗。’哼！大家意见，就你们一些人也成大家意见啦！我和志强哥正准备反驳，在一旁静听、多半天不发言的社长这时可发言啦。他说：‘同志们，养蜂收入很大，这是上级教给我们的法儿，志强保证管理好。我们这里花多蜜多，一定有利，谁想把钱胡扔！’

“这样一来，这些人才不乱嚷嚷啦。讨论了半天，还是只同意买两窝试试。这时我和志强哥很是苦惱。后来，我看社长和志强哥小声说了一些什么，社长才站起来说：‘这样办吧，我准备盖屋存了二百元，屋暂时不盖啦，投到社里养蜂吧！有利了算社的，亏了本算我的。’志强哥也说道：‘我存有五十多元也这样办吧，亏了本算我的，不叫社里吃亏。’他俩这一说，弄得这些人都红了脸，这算咋说呢！你看我、我看你地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过了春节，蜂运来了。我和志强哥都好奇地看着这些箱子。他说，这箱子里藏着多大的力量啊！我想起了他说的蜂子们做工的故事来，暗暗对它们起敬。这时天气还很冷，志强哥从学校里借来个温度计试着冷热，一冷就